

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

柔道教育组织

第3回讲演会

「柔道之父」嘉纳治五郎与

清末中国留日学生教育

大手前大学教授 巖安生

2007年11月27日(火)

於東海大学校友会館

嘉纳治五郎，日本明治时代的大教育家，『柔道之父』，同时又是清朝末年接纳中国留日学生的中心人物。

我本人是研究清末『留日精神史』的，自然涉及其人其事，并且是研究的出发点。但我对柔道完全是外行。今天被叫到日本柔道的大本营来，对各位柔道大家名将来谈说他们祖师爷的事，心里就很忐忑不安了。所以只好首先从我比较熟悉的方面谈起。

嘉纳是怎样开始接受清末留学生的呢？据他的口述自传《作为柔道家嘉纳治五郎》，开端是1896年。甲午战争后重新来日的清朝驻日公使，随行带来了十几名留学生，找到当时的文部大臣兼外务大臣的西园寺公望，

请他代找一位相当的教育家，来培养这一批国派留学生。于是西园寺就找嘉纳商量。嘉纳当时是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校长，即日本教育界的领军人物，很忙。他回答说，自己教不过来，假如交给手下的人来教也没意见的话，行。这样一句话，就成了嘉纳、也就是日本教育界接受中国留学生的开端。以我对清末十年留日运动的分

期，可以分成三段。这1896年的十几名可称之为『潮头』，1898年之后才真正形成潮流或称『主潮』，第三段1902到04年则涌起了『大潮』。中间这1898年很重要。决定性的契机有两个：列强的瓜分『势力范围』，和光绪皇帝的『戊戌变法』。空前的民族存亡的危机，和中国近代

第一波维新变革，这救亡和求变的两大动力，激起了就向日本『取经』的时代潮流。同时，接受方的日本，这时也有它的危机感。因为98年的分割『势力范围』，挑头的俄国和德国，恰恰是三年前联手扼制日本、逼它从马关条约作出巨大让步（日方原要割台湾和辽东半岛，被逼『吐』出后者）的对头。如果这两个对头经过瓜分『势力范围』进一步得势，日本就更受不了。于是，一边是中国人要紧急去日本取经，一边是日本军政当局要牵制

俄德拉拢中国，一拉一送，遂形成了大气候。作为日本顶尖教育家的嘉纳治五郎，也就这样被推到了留日教育的第一线。第一批十几个人三年毕业前后，临时的寄宿私塾起了正式的校名，他又马上受到清朝政府表彰、授勋，嘉纳的留学生教育大本营和泰斗的地位，从此确立。

第三段1902年之后，『大潮』涌动的新的动力也是两个：『八国联军』之役和『辛丑和约』带来的重创，和随后的『日俄战争』所传递的东洋人也能强过和打败西洋人的信息。这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的刺激，在国内促成了清末最后十年的『新政』（建学堂，练新军，预备立宪等），为此赴日取经的目标更具体更急迫，从学生到官员，赴日留学和考察遂呈破堤之势。首先承受这个大潮的，还是嘉纳先生，是他及时扩充、再次更名的正规留学生学校『宏文学院』。

以上讲的是嘉纳接受中国留学生的开端和历史脉络。下面，在进一步展开讲题之前，我这儿带来了两本书。一本《与武士道共生之路》（译名），是贵NPO法人『柔道教育联盟』理事长山下泰裕教授前不久送我的，他和日本经团联前会长奥田硕的对谈集。关于武士道呆会儿会说到，书的中心

内容是讲他们两位年龄职业地位不同，但同时从柔道出发或成家的中老两代人，在自己的人格形成和人生道路上，姿三四郎、实质是就三四郎们的宗师嘉纳治五郎所起的决定性的影响。说实话，就是这一点激发了我敢于来这里班门弄斧的兴趣，和少许的信心。因为我将近三十年前从东京大学留学

回到中国的时候，正好赶上全国性的『姿三四郎』热。日本电视台74年摄制的同名电视连续剧，造成了空前轰动。晚上大家聚在电视跟前，满街闹寂无声；白天走在街上，随时随地会听到那主题歌声。人们不会不会日语，都会喊两嗓子『やれば出来るさ、出来なけりゃ』（要干就能成，一定要干成）。那时候，邓小平号召改革开放，各种外国的东西开始流进国门。年青人欢迎外来新鲜事物，喜欢姿三四郎的『酷』和浪漫。老一辈则拿他的老师『矢野』（即嘉纳）先生说事，强调开放国门、异文化流入的时候，切不可忘本，丢掉传统。青老两代，各取所需、各执一词，争来争去不得要领。包括赶上观战的我，当时还没形成后来的专题，所以也是从未听过这师徒二人，特别是『矢野先生』的真实姓名和事迹，对这场争论的实质意义和牛头马尾也全然不知。这是很可

害羞的。因为在所有这些青老争论者和观者的我之前的80多年前，对那时候的中国知识阶级来讲，矢野即嘉纳治五郎的名字，可以说是无人不知的。从鲁迅到毛泽东两代人，都是嘉纳的弟子或再传弟子（毛通过他的老师和岳丈杨怀中），前后六七千名的宏文学院留学生，无不亲受过他的教益，同时亲知他近代柔道开山祖的大名业绩。而今天，在时隔严峻和闭锁的近一个

世纪之后，这种『新发现』的狂热和文不对题的争论，掩盖的恰恰是对既往文化交流史的无知、盲点和误读。

为了记住和纪念这活生生的教训，我后来的博士论文就采取了从这场『姿三四郎』热回溯的写法，即手头这第二本书，《日本留学精神史》。

话说宏文学院正式成立，接纳中国留学生规模初具之后才两个月，嘉纳就接到清朝政府的邀请，到中国进行了为时三个月的教育考察，主要是接受咨询。此时的情形和嘉纳氏的发言都刊载在《教育时论》等当时的报章上，这里不多重复，只侧重介绍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此行一路是『国宾待遇』。从到达北京起，除了皇帝，几乎所有的文职高官和权贵都争相约见、宴请和求教，照他本人的说法『受到

了与我本人的现职、地位全不相当的待遇』。特别是企画这次邀请的，也就是撰述《劝学篇》、吹响清末留日运动进军号的湖广总督张之洞，把嘉纳接到他管辖的武汉、长沙之后，尊其为『我大清的国师、湖广的恩师，也是我本人之师』，留住了近一半的时间，进行了再三地长谈，有时还是屏退左右的深夜密谈。接待规格之高，借重心情之切，可见一斑。

第二个特点，如此这般一来，回国之后的嘉纳，对留学生教育就表现出了更大的热情，和更深的思虑。这个特点是我要重点讲的。从『热情』『思虑』两个词的暗示，又可分为正、负两个方面。正面的，他对这个留学生教育事业，首先是抱着一种大格局，即『中国的觉醒和改革对中国对世界都是一件好事，我们日本人不应心存忧虑，同时，政治家们不应抱有自己企图』这种大局的见地，在教育现场就表现为对留学生们的关心和爱护。一个例子：从接纳十几名之初，他就多次撰文或演说，警告日本社会『不可以轻侮之称、敌视嘲笑的态度对待远来之客』。这句话什么意思呢？甲午战争之后，日本社会上骄胜和轻侮中、国人成风，清朝男人头上的辫子首先成了嘲笑的对象。在街上，留学生前

面走，后面就跟着一群无知幼稚大呼小叫『清国佬』『半边和尚』。这种种蔑称和起哄，曾经严重刺伤了东渡而来的前辈留学生，在留日精神史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嘉纳在接纳留学生的早期就及时发现和发出警告，与上述告诫政客们勿存『自己的企图』一样，对日本社会的这种风气也是划清了界限的。这同时表现了他作为教育者的良知，和对中国留学生的爱护之心。

第二个特点中另一个正面的值得特别重视的是他对中国兴教的基本主张。他对上自清朝要员下至留学生，反复宣讲的第一句话是：兴教必须以国民教育、一般教育为前提为主干，一般国民的教育水准不提高，近代国家便无从树立和振兴。第二句话是，国民教育必须德育、智育、体育并举并重。这两句话在当时乃至现在，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当初张之洞大力提倡留日时，有一段画龙点睛流传久远的经典名言，说日本原是个小国，为什么振兴如此之快呢？那伊藤博文、山县有朋、陆奥宗光等等大佬，都是二十年前前的留学生，学成归国用为将相，从此国政一变，强大起来了云云。这里所唱的是典型的『英才教育』，背离传统的『养士取士』观念，跟近代

的国民教育是两条路线。这种观念，直到五十年前，我大学时代的培养『干部』，和现在时新的『精英』教育好像都一脉相承，至今仍很有市场，而且长期以来影响了普及义务教育的发展，不是吗？至于『德智体』，嘉纳说了，对我们儒教圈的东洋人来说，德育优先、智育中心都是天经地义、毋庸置疑的，但说到体育，观念就很薄弱。

但以迄今的中国而言，士大夫一心只读圣贤书，反过来，好则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坏则鸦片中毒成为废人，就算是英才能派什么用场？嘉纳从1893年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二十余年，作为明治时期教育界的重镇，在日本教育史上作出的最大贡献，就是在东洋既往的德育、智育的理念之外，把体育提升和确立为近代教育的三大要件之一。所以他对清朝官方和留学生还同时明确表示：他现在接受中国留学生，不是马上为中国培养中国的伊藤、山县，而是赶紧培养出普及国民教育、实践三育路线的大批新型师资，以敷急用。

嘉纳的宏文学院最盛之时，以日俄战争之后的1906年为例，规模达到一个本校、五个分校，教职员170多人，在校生1200多人。前后总计则多达7200人次。这些以

师范生为主的新型人材回国后，直接促成了『钱塘江湖』（郭沫若语）般的中小学教育的大发展。

谈完嘉纳在留学生教育和中国一般教育方面的正面主张和贡献之后，回过头来看看另一个侧面：在教育现场，师生之间，也不时发生过文化上和思想上的摩擦或冲突。这里没有单纯地说它『负面』是因为就以早期有名的一场争论来看，起因仍然还是嘉纳的一番好意，即苦口婆心。时间是1902年秋冬，他从中国回来一个多月之后。在中国期间，他除了被请教了关于兴学办校和科学制等问题之外，还被清朝要员们反复问及，我们的留学生在日本到底在干些什么？是不是感染了自由、民权之类异端邪说，热衷于奔走串连、结党滋事？就是说，会不会把人送出生，反而培养成我们自己的掘墓人？等等。因此，回国后的嘉纳，脑子里便形成了一幅很可忧虑的构图。他想，包括自己的这些学生，凡是走出国门的中国年轻人，大都思想开放言论进步，自己看了听了也就认为中国大有希望了。但这次到中国一看，才知道这些人真是极少极少数。在中国从京城到地方，听到的全是那种忧虑之声，身居要津掌握生杀大权的人全都顽固守旧。在

这种结构之下，极少数留学生如作过激之论，小则生家性命不保，大则引起激烈冲突；而中国一旦动乱，反会丧失改革之机，这如何是好？带着这一切身感受归来的嘉纳，就在一次对学生的训话中劝诫道，你们的爱国心我很理解，但是在上头的这些人非得罪不得的，千万不可孟浪。中国的事，只能一步一步一点一点地积蓄力量，渐进地和平地引向改革之路。这番话立即引起在场留学生的强烈反应。杨度，这位早期留学生中的舆论领袖，中国近代史上的怪杰（初期与孙中山交好，中期为袁世凯称帝抬轿，晚年在周恩来手下秘密入党），站出来反论说，我们正是为了推翻清朝，拼着造反动乱也要把它推翻，实行变革，才来日本求学的。先生的和平主义，和委曲求全的服从主义，我们不能接受。况且这些统治者，你让你忍也没有用，只有打倒一条路。嘉纳在训话中和其他场合，还一再强调『清国应以儒教为立国之本』，新教育和新学问的建设都应该贯穿这个宗旨。这在他很可能都是为了尊重中国的传统和文人感情，也确实得到了北京的大官大儒们的欢迎，但对留学生们来说就『不感冒』了。杨度说，迄今中国人之『服从根性何自而来乎。亦由数千年之学术如

此，教育如此』，如今要去此恶根性，除旧布新，『非卢骚诸儒之学说不能为力』。我们此来就是要透过维新后的日本学习和输入法国等的民权民主思想，怎么可以仍拘泥旧的儒学『以重奴隶之性』呢？此时同在宏文学院的鲁迅也有同样的体验，直到三十多年后也没忘记：『这是有一天的事情。学究大久保先生集合起大家来，说：因为你们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御茶之水的孔庙里去行礼罢！我大吃了一惊。现在还记得那时心里想，正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来的，然而又是拜么？一时觉得很奇怪。而且发生这样感觉的，我想决不止我一个人。』这一类互不相通的『对话』，对于好心的嘉纳先生来讲，也算是一种小小的不幸吧。但总体上大家还是尊敬他感激他的。

下面关于柔道，简单地讲三个小点。第一点最早的，1902年9月在武汉跟张之洞的多次交谈中，有一次张问：『久仰嘉纳先生是文武兼备的大家，文的方面多日来已有领教，武则不甚了然。先生所创的柔道，是什么样的武艺？』对此，嘉纳从柔道的起源、改柔术为柔道的理由、自己修炼的经历，到身体发达的理论等，做了认真详尽的解说，归结到『我从「理」的考求入手，发现原理，从原理及于「术」。理、术结合而为「道」，以修养心性，故名之为柔道』。

第二点，此次交谈后不久，嘉纳就在宏文学院正式的推行柔道训练。本来就重视体育的嘉纳，在这个半临时的学校里也早就设立了运动部。我们今天讲『德智体』，在当时对留学生的言谈中，常常把体育放在首位，而且还有一句名言：『文明其头脑，野蛮其体魄』。别看这句简短的口号，在清末的中国是很惊人耳目、很流行的。虽然我所见有限，不敢断言这句话的发明权属于嘉纳，但从所教留学生的数目和在中国新教育界的覆盖面及辐射能量来看，不妨说是嘉纳起了最大的影响。于是1903年开春，他就在校内开设了『讲道馆牛込分场』，第一批入门的33人的名单现在存于讲道馆资料室里。其中有鲁迅，鲁的好友许寿裳，也有黄兴等日后军政界大人物的名字，蔚为壮观！由此可以想像，在往日的宏文学院里，嘉纳和鲁迅、黄兴等师生之间，不但有过教室里书本上的交流（讲道馆资料室里有材料显示，嘉纳也有时亲临讲坛），还有在柔道道场里肢体接触、摔打呼叫的交流，或者也会派以姿三四郎（西乡四郎）为首的讲道馆『四大天王』

等得意弟子代为教练。这是一种多么有趣并富于启示的情景呀！

第三点，往下还牵涉到毛泽东哩。有一篇没有收入《毛选》的早年的文章《体育之研究》，发表在1917年4月的《新青年》上。文章中，青年毛泽东征西引、热情陈述了体育之重要，这本身就显示了这体育思想的影响源（毛的老师和岳丈杨怀中也是宏文学院生）。文章中引人注目，一是重引了嘉纳的『文明其头脑，野蛮其体魄』和『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位』之类说法。二是两次直接引证嘉纳的名字和事迹。『东西著称之体育家，若美之罗斯福，德之孙裳，日本之嘉纳』（老罗斯福，美国第26代总统。孙裳，尤金山多尔，哑铃操和健美创始人）。另一处又专讲嘉纳：『日本则有武士道，近且因吾国之绪余，造成柔术，觥觥乎可观也……』。这一段话里又有两点引起我兴趣。首先是『吾国之绪余』一说。近代初期的中国人面对东西方特别是日本的诸多文物及文化样式时，往往采取中国起源说，即日本人常说的『中华思想』，看来这在青年毛泽东也在所难免。而这中国起源说，具体的就是指明末清初逃亡到日本的陈元赞『柔术』，正是嘉纳在创始柔道初期1888年写的最初的

论文（且为英文撰写，可见其对外之意识）中着力考据，加以否定的。可以说这里就构成了一组横跨日本海、时隔30年的跨时空的中日对话。但如果说这是一组话语的碰撞，我们同时又见到了一场思想的默契。毛泽东接着说，嘉纳的柔道之所以『可观』就在于『其内容，皆先精究生理，详于官体之构造，脉络之运行……其体育（即准此为程序）。可以说这是一语言中了嘉纳柔道的出发点和精髓。柔道史也有定说：他正是年轻时学习各家柔术，取长去短，在此之上进行了力学、生理学等学术性的研究，即他所说的首在探求原理，从『理』而『术』而上升为『道』的。在那日本和中国的有志之士都紧张探求各种近代化包括体育之『道』的时代，这种现象或者可以称之为『心有灵犀一点通』吧。

最后，谈两句关于『武士道』。毛泽东这时提到『日本有武士道』，还是正面语气。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不少留日的文人，也曾经客观地从日本文化史的角度来研究和介绍过它。但后来随着日本侵华的步步加剧，则可见到驻华日本军人和所谓『大陆浪人』的飞扬跋扈，这武士道三个字就离开了原本的意思，成了侵略、狂暴、野蛮的代名词。我孩子小的时候，

敲他两下屁股，妻子就会跟我大喊『你是学日语的，你是武士道』。这里把话回到开头，假如说电视剧《姿三四郎》有什么功德的话，其中重要一点就是矢野即嘉纳先生的道德风貌，那跟野蛮、狂躁、暴虐成性并不相干的，或称真正的武士道形象，第一次进入了中国人的视听之中，留下了印象。这该是正常的民间层面的文化交流的正面影响之一例吧。今后的问题是，我们两国的研究者和交流从业者，如何互相积极配合，有意识地把这种正面的『草根』的交流 and 相互理解一步一步地推向前进。从这个意义上，我也愿意在最后借此讲台，高度评价和感谢贵NPO法人和山下泰裕理事长们对中国柔道事业的热情援助，特别是最近在青岛建立柔道场馆所作的突出贡献。谢谢各位。

「通过柔道进行中日交流的感受 — 追求共同进步的理想」

山下 泰裕

运动盛行的中国青岛开设了柔道的道场，并于25日举行了纪念仪式。在青岛市开设的是面积为400㎡的中日友好青岛柔道馆。

谢谢严先生。听了您热情洋溢

的讲话，令我想起了嘉纳治五郎先生的思想、热情和做法，内心非常感动。再次强烈地感到我们应当加倍学习柔道创始人嘉纳治五郎宗师的思想和做法。严先生，非常感谢您！

尽管今天在工作日非常忙的时间，但是承蒙各位前来参加此次聚会，有的是平时就来往的朋友们，也有的是NPO法人相关的朋友们，非常感谢大家。

我今天主要想就我目前正在从事的中日交流活动向大家介绍一下。

我前天从中国青岛回来。

我们盼望已久的中日友好青岛柔道馆于11月25日星期天落成。我也出席了落成典礼并在当天返回。

第二天26日，也就是昨天，富士电视台就在早上6点的新闻中报道了这件事。

我想请各位先看这段新闻。

「作为中日交流的基地，在柔道

在大学执掌教鞭一边在全世界

从事柔道推广活动的柔道家山下泰裕，从外务省的草根无偿援助项目获得了1000万日元的资金，开设了这家道场。想通过柔道传播日本灵魂的山下现在正教当地的孩子们们练柔道。山下说，在全世界推广柔道会使更多的人关注日本，这会促进对日本的信任和理解。」

「通过青岛人和日本人的交流、通过柔道，了解日本的灵魂。我感到现在正在朝这个方向发展。我很高兴。」

其实，由于做了大量多我并不习惯的「受身」，从第二天开始腰和肩有些疼。

我想修正一点，并不是接受援助

后由我建的。而是日本驻华使馆用ODA一草根无偿援助项目提供援助，并由日本外务省、日本大使馆和青岛市政府、中国柔道联盟协助建成。我只是从中起到协调作用，并不是我建的。只是这样，大家似乎有点误解，我想修正一下。

我参加中日交流是在2004年6月。

正好当时担任国际柔道联盟的

教育指导理事。这个理事会在上海举行。理事会结束后，中国柔道协会的宋副主席向我提出以下请求。「距离北京奥运会只有4年半时间了。4年的时间是很短的。中国女子柔道至今已经获得了许多奖牌。参加北京奥运会没有任何担心。可是想到中国男子柔道队，甚至有时晚上都睡不着。希望您为提高中国男子柔道的实力提供帮助。」

这时，据说正是中日关系最差的时候。日本足球队在中国也遇到各种问题。正如这个影像播放的那样，中国女子柔道运动员从第1次巴塞罗那奥运会（女子柔道第1次被作为正式项目）开始，每次都获得金牌。获得了许多奖牌。

而男子运动员的情况却是颗粒无收。因此我这样回答：「虽然我能做的事有限，但不仅是我，也不仅是与柔道有关的人，还有许多日本人都祝愿北京奥运会获得成功。我将尽自己的努力，尽可能提供帮助。」这就是事情的起源。

恰好这时我和当时丰田的会长、经团连会长奥田先生（人正在计划出版名为《和武士道共生》的谈话录。

我们见了很多次面，谈论彼此的想法，谈论通过柔道学到的东西等。

奥田会长在这些谈话中、在闲聊中说过「中日关系现在非常不好」，并对此感到担心。在这里我不能说，不过他举了各种具体的例子，表示担心和忧虑。

我对他说，前不久我去了上海，出席国际柔道联盟理事会，宋宋副主席跟我谈到希望我帮助中国男子柔道。我说，「我能做的事情有限，但我会尽力协助。」说完后奥田会长表示，「山下先生，这很好。请你一定要这么做。我也会支持你的。」最终得到了丰田汽车、新日铁、全日空、罗森这4家公司的协助，帮助中国男子队备战北京奥运会，这就是事情的起源。

其实从2006年1月起日本就接收了中国男子队，一直帮助其进行强化训练。

中国队去年甚至一年之中有5

个月时间在日本进行强化集训。主要以东海大学为中心。

这张幻灯片放的是2006年1月刚开始的时候。邀请中国队参加嘉纳治五郎杯。

比赛结束后中国队留下集训。

这张幻灯是比赛结束后举行欢迎会招待中国男子队的情景。

这里决不是豪华的地方，为了接收中国男子队需要宿舍，由于没有足够的经费，所以就让学生在内部宿舍今井庄借了这7间房间，这是浴室、厨房，中国队住在这里进行集训。

由于我非常忙因此没能直接参与实际指导，而是由国际武道大学的柏崎教授进行指导，他是世界冠军，还有东海大学的光本健次教授等，这些老师们在时间方便时到东海大学的道场来指导中国队。

中国方面向我们提出要求，既然好不容易来到日本训练，想学一些柔道用语或者日常会话。这就是学习日语的照片。

虽然也曾请许多人帮忙，但中国男子柔道在奥运会等比赛中成绩不如意，原因仍然归结于教练有问题。

于是本NPO法人的事务局长光本惠子女士的丈夫、光本健次先生恰好擅长指导。

他长年在东海大学执教，所以利用休年假、研究休假的方式得以从东海大学请假半年。

开始的时候，他原本想去美国或者英语圈国家的大学，想在那里学习。我还有桥本先生还有光本先生，我们聊到『中国没有好的指导教练。怎么也找不到。』于是他说到『好吧，我去吧』，光本先生就将年假和研究休假从英语圈国家改为中国。

光本先生在高中时带出全日本高中第一名的队伍，在瑞士时培养出奥运冠军。由于这些因素，他从8月左右一直执教到3月。看那张照片，光本先生可决不是矮个子。身高大约175cm。中国选手个子

非常大。这是中国的道场，约有500张榻榻米大。他送给我这张照片，告诉我中国有2名多么高大的选手。

这是中国队和光本先生以及我一起拍的照片。这是迄今为止来日本的中国队成员。不久，预计中国队将参加这次的嘉纳治五郎杯，并在比赛结束后集训。光本先生去了

之后，渐渐地有了成果。据悉，在东亚大赛中，所有选手都获得了奖牌。这真是一个与这次演讲相吻合的时机，朝日新闻做了报道。朝日新闻报道了光本先生，题目是『全身心传递柔之心』。

接纳中国队来训练，令人特别钦佩的是他们都非常礼貌。他们为什么来日本？当然参加北京奥运会的时候，这是最主要的。但不仅仅是这样。还有中日之间的不同文化交流。队员们很好地理解了这点，他们都非常礼貌。

我想说件令人高兴或者让人羞愧的事。

在大学附近有个带桑拿的公共浴室。我也经常去，中国选手为消除疲劳也去那里。

一天我进了桑拿后，来了位熟人。

于是我们聊起来，他说『最近经常能看到中国选手啊。』是啊，他们来这里了。』我说。『他们很有礼貌。真不错呀。』谈到这里都是令人高兴的事。他接着又说，『相比之下，现在日本的年轻学生们……』

结果不知道是赞扬中国选手还是贬低东海大学的学生、是应该高兴呢

还是应该伤感。

他们还有NPO或者许多日本人都来到了这里。我感觉，这说明大家都非常理解这是中日不同文化交流和友好和睦，这是基础。在演讲的时候，我总是讲到，想通过柔道进行国际交流，将柔道推广到全世界，通过柔道向世界传递日本的灵魂。

接下来，说一说中国市民的事情。关于市民的反映，日本人的反应分为完全相反两种。很有趣。一种是『山下，你做得好。这是了不起的事。』还有一种是『喂，山下，你怎么能这样做呢？如果在北京奥运会上日本选手输给中国选手怎么办？』我想两种反应都是非常诚实而直率的想法。我的回答也总是一样。『我非常希望日本和中国在北京奥运会上对决。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如果能对说明双方都没有输。在男子7个级别和女子7个级别中，双方没有1个级别对决，说明双方都没有赢到最后。在碰面前，有一方输了。当然，我支持日本。但更希望日本和中国选手在北京奥运会上对决，哪怕多1组也好。这证明两支队伍、选手没有输那么多。』我这样回答。

另外，为帮助中国男子柔道备战北京奥运会而具体开始行动是因为，我在外务省的一位相识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他对我说，很想见面、见面好好谈谈。

当时此人在文化交流部。而当时我朋友所在的外务省一位会计课长和我朋友一起来找我。

他们对我说，『山下先生，您正在帮助中国男子柔道备战北京奥运会吧。做得好啊。不过这是短期的。是眼前的事。能否通过柔道做点中长期的事呢。』这好象是2005年6月的事。见了33次面。见面后就说这句话。而且还说道『到中国偏僻的地方或者农村等地去，用1千万日元的草根无偿援助可以建很多学校。』最终双方同意：『好吧，就在中国建柔道场。开办柔道场，通过和柔道场及我们NPO交流、不断加深双方交流。』

事情就是这样的。一般的ODA资金，是政府间以亿为单位出资，但这最短也要花3年或者5年；如果是1千万日元以内，当地日本大使馆就可以决定。如果这是件好事，很快就可以启动。因此，在中国积极从事柔道普及的是青岛，听说这

件事后，我和事务局长光本女士于2005年11月去青岛视察。

请看看这幅照片。是在沙滩上练柔道。说起青岛，好喝的啤酒非常著名，海边的沙滩也非常漂亮。可以在30多年前，即使想练柔道，可既没有榻榻米也没有道场。柔道就从沙滩开发发展起来。

今年11月24日、25日举行了第7届中国青岛国际柔道公开赛，这次的主题是『从沙滩走向世界』。实际上就是这样做的，因为没有榻榻米，所以在沙滩上练习，据说警察发现后还以为年轻人在沙滩上聚众打架呢。去了之后才知道并不是打架，原来是在练日本柔道。而且之后也还是这样练习，青岛市长经常看到这种情景。

从那以后青岛市政府慢慢理解并接受了，市政府还提供帮助，渐渐形成了大赛、国际大赛、从青岛出现了奥运会奖牌获得者。

2006年11月，就是去年的事。我再次前往青岛，这是为开设友好柔道馆而举行签字仪式的照片。1年前，开设这个中日友好青岛柔道馆会馆的签字仪式在这里举行。应当地的要求：如果可以，将这个中日友好柔道馆建成日式道场，

采用日式启动、日式运营，这是当地的强烈要求。今年3月，桥本副理事长、柏崎先生为了开设会馆事先到当地视察。就道场的运营规划、方法广泛交换了意见。

其实他们想在那里指导的教练到日本学习。让他们学习日本式的指导法、日语或者运营方法。由于有这些要求，所以我们NPO去年4月接收了王华，她是位女教练。王华在东海大学，在桥本教务长指导下学习以日语和武道学科的各种柔道指导法为主的学科，而且她还参加了俱乐部的实际现场研修。签字仪式是在刚才提到的24日、25日举行的青岛国际柔道公开赛的开幕式在之前一天举行。是非常盛大的仪式，约有百名穿着柔道服的孩子们参加。

这是我拍的照片，拍得不太好。非常高兴的是约百孩子全都戴着中日友好青岛柔道会馆的标识，胸前还配戴着柔道馆的徽章。

签字仪式非常隆重，当地青岛市政府的各位人士和柔道界相关人士对这个会馆的热情关怀深深地感染了我。

25日中日友好柔道馆开馆了，大家可以看到，正面挂着巨大的字

幕和中国及日本的国旗。而且在入口处的道场墙壁上，挂着嘉纳治五郎宗师的照片和他的教谕。

正面写着中日友好青岛柔道馆，入口的右侧大大地写着嘉纳治五郎宗师提出的理想：精力善用、自他共荣。

这里并不十分宽敞，也不是那么大。但却是一个连日本也难得一见的日式优秀柔道会馆，可以使来这里的孩子们感受到柔道、创始者的精神、理念，使我深受感动。

通常这种援助在建好这个建筑物时就结束了。当然如果为其造好这种建筑，对方会表示感谢。非常感谢。但是我想，至少与柔道相关的援助不能就此结束，我们NPO法人认为会馆建成后援助才刚开始。学生有充足的暑假和春假。这个时期可以向柔道馆派遣学生志愿者。有许多日本企业进入青岛，还有日本人学校。我们想能否实现和当地日本人会的孩子们进行交流、通过柔道进行交流呢？

另外，还可以通过这个柔道馆介绍日本文化。

第一次去的时候，我最先见到的是当地日本人会的会长。好不容易在青岛建成的柔道馆如果不能与当地

的日本人会很好地交流，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所以希望当地日本人会全面参与。我是这样想的：柔道馆并非一整天都在用来练习柔道，在不练习柔道时，能否也能利用这个柔道馆传播日本文化，我想请日本人帮助，是可以做到的。

其实今天我接到一个电话。一位日本合气道老师去了青岛。以前，他曾经当过德山大学的老师。现在他在青岛普及合气道，但是没有道场。

他提出，如果可以，能否在柔道不用道场的时间让他使用。作为我个人的想法，这个柔道馆不仅是用于柔道。它将成为以柔道为中心、用这个小设施传播日本文化的平台。希望能通过这些活动促进青岛人和日本人之间的心灵交流。

柔道馆逐渐取得了成果，这里还有几位从事柔道指导的老师，还有热心于国际交流的老师。和日本道场进行的交流、接收体制，还有一些这方面的交流。

建青岛柔道馆的事情刚刚有点眉目时，曾有位在南京的日本人对我说，「我很想见见你，希望见

面谈谈。听说要在青岛建柔道馆，很希望接下来在南京建。」

我回答：「青岛的事还没有具体落实，很难马上建第二个。在青岛成功之后再说说吧。」

之后我一直在反省，现在看来，当时我的反应是否有点过于冷淡了呢。

去年，我曾一同前往日本大使馆参加签字仪式，非常高兴。

当时有人对我说：「山下先生，能参加出色的规划我感到很高兴。今后我们要继续啊。」

签字仪式结束后，井出公使问中国柔道协会主席：「我们正在考虑建设第二个柔道馆，您看建在那里好呢？」中国柔道协会主席回答说：「如果接下来要建的话，请一定建在南京」。

对于日本人，对于中国人来说，南京对彼此来说都是非常难以治愈的心灵创伤。但是如果能在这样的地方建成柔道馆，通过这种交流相互进行不同文化的交流，加深相互理解，如果能这样该多好啊。

接下来，要设法让青岛的柔道馆获得成功，一定要在南京用ODA草根无偿援助开设第二家柔道馆，我还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从中斡旋。

我身材并不算高大，不过毅力

非常坚强。我想利用这一点站在中日双方的立场上继续努力做下去。

中国柔道现在正在进行各种交流，但还面临着许多课题。中国没有段和等级制度。而且我认为培养教练的问题也是中国柔道今后提高水平所必需的。

关于这些情况，如果中国方面有这样的要求，我想我们NPO法人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援助。

严先生谈到了姿三四郎这本书，其实在旅居巴西的日裔柔道界有关人士的努力下，今年10月姿三四郎出了葡萄牙语版。这是由当地的日裔柔道家们大家自己出钱，并最终由国际交流基金提供援助而出版的。其实我和奥田会长最初谈的并不是想出版2人谈话录。

在举行日俄著名人士会议（Japan-russia-consulation-conference）的当天早上，奥田会长和我在吃早餐时偶然碰面。

在那里我知道了奥田会长在桥大时代曾经非常热衷于柔道，并听奥田会长说「那个时候读了姿三四郎这本书，觉得真是了不起啊，就燃起对柔道的热情。」

接着奥田会长还问我，「姿三四郎这本书有没有出英语版？」我说

「没有。」「为什么不出呢？难道不应该告诉世界日本的灵魂、一方面进行殊死搏斗一方面又同情败者的日本人的心理、生存方式吗？如果没有出的话，请你一定要做。我也会支持你的。」毕竟是会议前边吃早餐边聊天，我也就没把这话当回事。吃完早餐回到房间后，丰田奥田会长的秘书来到我的房间。

「奥田先生这样说了，丰田也会支持你。请一定要做这件事。」

之后，他在经团连的随从也来了，对我说：「奥田先生这么说，经团连也会支持你。请一定要做。」不过这件事非常困难。

即使直接翻译这本书，如果不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等各种情况，完全无法让外国人理解。当了解到用英语翻译这件事非常困难后，于是我们就想到「那么我们一起出对话录吧。」

其实今天来这里之前，我与奥田会长见过面。

「葡萄牙语版已经出版了。如果从这个葡萄牙语版翻译成英语版不难的话，我想一定要NPO介入做这件事。一半费用由NPO出。」

剩余的一半能否由丰田援助？」奥田会长当场答应，并对一旁的社会贡献部的人说，「你们来试试吧。」社会贡献部的人问道「不是汉语吗？」

其实正如严先生所说，我2年前去中国的时候听说「唉呀，在放姿三四郎的电视剧时，小偷都没活了。」那时我想，为什么播放姿三四郎的电视剧与小偷有关系呢，原来大家都回家看电视去了。所以小偷没法偷东西。

我和奥田会长还谈到了俄罗斯。普京总统问我（和我有一些交流）：「山下先生，你看过放姿三四郎的电影吗？」我说「看过。」普京总统说「很有意思，看了那部电影后我也很感动。」

因此我想，一定要从中斡旋，成功出版英语版，之后是汉语版、俄语版，然后是柔道最盛行的法语版，虽然要花费时间，但我一定要努力去实现此事。

我非常钦佩巴西讲道馆各位有段者的热忱，在里约热内卢，迄今为止从未输给外国人的我在IBF选举中一招即被彻底打败后，巴西柔道界的人们这样对我说。

「我们让当地的巴西律师和许

多伙伴看这本书出版之前的校样，大家都很感动。」经过殊死之

战，可以使人得到成长。而且同情战败者，并一起烦恼。

他讲得多好啊。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小说，而且无限接受真实生活。这让人想起我们逐渐忘记的日本的灵魂。

而且我认为，如果让全世界更多人看到这本书，就会让外国人理解日本。

事实上NPO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或者大部分是偏重援助中国和俄罗斯。

如果是有关中国、俄罗斯的支援活动，很容易获得外务省的援助经费或者民间企业的援助。

不过国际柔道联盟有199个国家和地区加盟。还有很多贫穷的国家。

这样偏重个别国家是否合适？我在从事NPO的过程中也有这样一些烦恼。

在大约10年前，前首相中曾根访问了神奈川县二宫町的德富苏峰纪念馆。我也陪同前往，之后有机会和他悠闲地边吃饭边聊天，时间约2个半小时。

中曾根先生说「山下先生，毛

泽东在人民解放军的战法中似乎运用了柔道的「居合」技巧啊。」我说，「是吗？」虽然嘴上这么说，但心里却想「没那么蠢的事吧」

「柔道里有「居合」这样的说法吗。」我想了一会：「中曾根先生，柔道中是这样说的：欲拉则推，欲推则拉」在这里我要向不懂柔道的人解释一下，这句话的意思是，

如果你想推对方，就先要拉。你拉对方的时候，对方会担心被你拉倒，所以他就会将重心向后移。当对方向后移动重心时，你要趁这个机会推他，这样就能用较小的力气推倒对方。拉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如果开始你就硬拉的话，是很难拉动的，所以首先要推。对方为了防止被你推倒，就会把重心向前移动。此时你可以利用他向前的这个力量，拉他。

「对对，就是这样。毛泽东就利用了这点。」他对我说。

「是吗？」虽然这么说，可其实我心里在想「没有那么愚蠢的事吧。」

2年前，2005年11月在青岛当地人告诉我一件事。

毛泽东第一位妻子的父亲、他的岳父曾经在宏文学院嘉纳私塾学

习。受到岳父的影响，毛泽东学习过嘉纳先生的教导。而且在毛泽东主席名为《体育论》的书中也介绍了嘉纳先生的观点。

我在2年前听了这件事。听到这件事的瞬间我想：「啊，这决不是说说的。这样一来，党和国家的创建者也是这么做的，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中接受和学习各种文化，非常重视交流。」

其实，我还听说过通过这种交流被迫背负了许多债。

听到这件事的时候，我想，「我不应该有任何的犹豫。中国是既近又远的国家，或者说是近而又近的国家，在各种意义上，我必须为了中国、为了日本、为了世界进一步提供帮助。虽然是柔道这样一个有限的领域，但今后必须开展这样的草根层次、市民层次的交流。」

中曾根先生告诉我这一非常宝贵的信息，虽然我未在嘴上说出来，可我当时却在心里认为「怎么会有这么愚蠢的事」、怀疑这种大交流，对此我进行了反省。

能开展这样的活动，我想是因为NPO的活动得到了大家的支持。

今天，我由衷感谢聚集在这里的各位，感谢大家对NPO法人的

支持，我的讲话完了。
谢谢各位。